

# 腐朽之力： 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

陈晓兰

---

**内容提要** 狄更斯是伦敦的狄更斯，伦敦是狄更斯创作的源泉。狄更斯把毕生精力用在伦敦的观察上，大都市化时期伦敦的混乱无序对狄更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他特殊的审美趣味。狄更斯特别关注的是工业革命以及都市化的结果而不是过程，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废墟意象，表现了被过度消耗后的都市形态。小说中的废墟，是时间与人类不良行为合力的产物，也是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村遭遇的结果，它表现了狄更斯的时间意识、历史感及其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 狄更斯 伦敦 都市化 废墟

---

狄更斯天才的爆发正是在伦敦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19世纪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伦敦是狄更斯灵感和天才想像力的源泉，而狄更斯也给这个城市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对伦敦的描述使读者体验了这个古老城市的声音，透过声音、气味、大街、建筑、风景所传达的强烈的地方感，使读者沉浸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尽管狄更斯所描写的地方大部分已经在伦敦的地平线上消失，或者只成为有心的读者或游客探访、缅怀的地方，尽管他所深恶痛绝的那些城市弊病也随着时间的进程和科技的发展得以改善，但是，狄更斯的“文学伦敦”已经成为19世纪“现实伦敦”的组成部分。而作为最具时代和民族特色、

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狄更斯想像世界中的伦敦也影响了他同时代及后几代人对于伦敦的想像和认识。正如夏伦·马尔库斯所说，“想像19世纪的城市，如果进入你脑海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在你眼前就会浮现出在污秽、衰朽的房屋中与贫困搏斗的穷人，以及那些表面上满足实则焦虑不堪的中产阶级，站在安全的距离以慈善家、公务员、业余人种研究者的身份观察着穷人。”<sup>①</sup>而伦敦的这种形象首先得归功于狄更斯，正是狄更斯在表现伦敦时所用的可以清点的词汇，一系列不断重复的意象，以及那些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断裂的空间”、戏剧化的场景塑造了伦敦的典型形象。

狄更斯被认为是典型的伦敦佬，他与伦敦融为一体。狄更斯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对伦敦的观察上，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中行走成为他体验城市、洞察人性的方式。他的足迹遍布伦敦的大街小巷，繁华的商业金融中心、肮脏破败的贫民区、偏僻荒凉的郊外、混乱不堪的城乡结合部、积满淤泥的河滨、机关办公楼、律师事务所、监狱、地窖、坟场墓地……，无处不留下狄更斯的足迹，无处不激起狄更斯的想像。“他常常接连几个小时伫立街头，或者探头窥视阴沉沉的庭院，或者凝神注视阴暗发臭的小巷里的居民。”<sup>②</sup>狄更斯洞悉这个城市的底细，他为自己熟知这个城市的背街小巷、阁楼地窖、货栈码头而深感自豪。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是多么惦记街道啊，街道仿佛给予我的大脑在工作时不能缺少的某种东西。在偏僻的地方，我可以好好地写作一两个星期，之后，在伦敦呆上一天，我就可以再次上阵，重新迅速地拿起笔杆来。但是假如没有这盏魔灯，日复一日地劳累和写作，那是非常可怕的”。<sup>③</sup>

19世纪的伦敦是庞大但仍然在扩张着的城市，与其说吸引狄更斯的是那些象征着繁荣与秩序的方面，不如说是那些伴随着城市的急速变化而来的使人神经错乱的生活和令人目眩的、疯狂伦敦的景象。狄更斯对这一切充满了矛盾，他在作品中抨击这种混乱，但心里却离不开它们。正如弗兰茨·梅林所说：“当他远离伦敦外出度假或旅行时，常常因为听不到街上的噪音而抱怨”，“这种噪音对他的文学创作是必不可少的”。<sup>④</sup>大都市的狂乱风景强烈地刺激着狄更斯，冲击着他的感受力。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说，狄更斯“身上有某种东西使他喜欢无序胜过有序。混乱本身对他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sup>⑤</sup>菲力普·柯林斯指出：“狄更斯最早的伦敦体验来自童年时贫民区的经

历，特别是他十岁时在伦敦那个著名的“七街口”所看到的这座大都市的狂野景象。伦敦的这种狂野景象——罪恶、贫穷、乞丐、混乱会激起他的一种快感，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味。狄更斯的想像、语言、技巧都是由这些令人憎恶的、反感的、滑稽、怪异的事物激起的，它们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的审美倾向”，“而正义、仁慈、善良则是他给这个纷乱阴暗的城市投入的一线阳光”。<sup>⑥</sup>狄更斯在早期的随笔《七街口》中描写了伦敦无与伦比的纷乱：不规则的广场辐射出七条街道，混乱而无序，粗俗肮脏、成群结队在酒店里喝酒的醉鬼，站在路中间吵架的妇女，衣不蔽体的乞丐等等。伦敦生活的繁忙、混乱、粗俗、无所事事以及大都市特有的大杂烩特色形成的奇特风光，对于狄更斯来说，既可怕又眩目，既令他惊恐又令他亢奋，最能激起灵感和创作的冲动。正如作者所说：“七街口！多少人在这里迸发生平第一次赋诗作曲的热情，多少人临终时还将它挂在嘴边……”<sup>⑦</sup>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狭隘和肮脏破旧的街道，到处是衣不蔽体、潦倒邋遢的男人女人，还有在门口爬出爬进沾满了污泥的小孩，穷街陋巷同许多阴沟一样散发出恶臭、排放出垃圾，而繁华市区的富人豪宅则只是这个背景上的一些对比性点缀。这使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伦敦最终成为庞大的、混乱的、拥挤的、肮脏不洁的、阴暗的、多雾的、一半生命蜷缩在地下的、充满强烈对比的怪诞城市。正如德拉布尔所说，“与19世纪伦敦规划家规划的有序的伦敦景观完全不同，狄更斯的伦敦是一个自由风格的大杂烩，人、建筑都以鲜明的对比并存着：侏儒和天使、恶棍和保姆、旧式的城堡、富人的公馆与阴冷潮湿的茅舍，所有的一切都拥挤、连接、并列在一起，如同狄更斯小说中令人迷

乱地纠结在一起的情节。”<sup>⑧</sup>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典型地体现了19世纪工业化、大都市化时期财富与贫穷对立、繁荣与糜烂并存、文明与罪恶同体的特征，这也是西方许多以都市为思考对象和表现主题的作家对那个时代特征的总结。

但是狄更斯所表现的是大都市化及工业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最后阶段。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狄更斯从来不写工作、生产，任何带有工作性质的事情都是在后台发生的。”“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的”。“这是个消费者的城市，是极其文明但不是怎么有用的一种人的城市。”<sup>⑨</sup>狄更斯惟一涉及到工业生产的小说《艰难时世》，也没有写生产过程，而是以极度厌恶的心情表现了机械生产带来的恶劣影响，臭气熏天的紫色河流穿过被煤烟染黑了的焦煤镇，工业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腐蚀了人性，使人的灵魂变得干枯丑陋。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烟雾、废水、垃圾、被开发利用后变成荒野的地方、废弃而生锈的船只、因卷入法律事务而被变成荒凉山庄的古屋老宅及其衰老变疯的主人、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孤儿……所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副产品，这些不断重复的意象，体现了一个城市和社会被过度开发、过度消耗后的衰竭和不可逆转的衰朽与腐烂。因此，狄更斯的伦敦，并非一个处在成长、建设、发达时期的放纵欲望的荒野(wilderness)，而是一个被利用、破坏、被消耗后的废墟荒原(Wasteland)。

废墟，一方面是时间作用的结果，是历史感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被人为利用、破坏又被遗弃的产物。卡斯腾·哈里斯指出：“废墟是对时间的记忆，是对被毁的城市的见证”，“废墟的作用是它强化了观者的感受，即使是最好的典范也难逃时间的侵蚀”。<sup>⑩</sup>透过狄更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废墟意

象，可以看到狄更斯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这种抽象的意识是通过形象具体的空间变迁来表现的，并与作家对现代文明成果和人类不良行为之结果的思考融为一体。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体现了伦敦的古老以及历史的底蕴，狄更斯喜欢古旧的、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市。他在访问美国费城时说：费城虽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它过于整齐划一，未免显得单调。在城里逛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宁愿用整个世界换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sup>⑪</sup>狄更斯小说中不断重复描写的那些弯弯曲曲、纵横交错、具有历史沧桑感、隐藏着秘密的阴暗古旧的街道，使狄更斯的伦敦呈现出神秘、幽静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伦敦作为“地下城市”、“黑夜城市”的特征。正是那些古旧、狭窄、弯曲、通向隐秘之处的大街小巷，把城市变成了一座迷宫，神秘而不可知，隐藏着无数鲜为人知的辛酸故事、秘密罪恶。迷宫般的城市对于读者，如同对于小说中的陌生人和外来者，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常常将古旧的街区以及荒废的古宅与现代工业文明、机构化的恶果、人性的邪恶与犯罪联系起来，体现了狄更斯对于古旧事物乃至传统的复杂感情。

小说《奥立弗·退斯特》中描写的废墟有两处，一是老犹太费根及其团伙居住的贼窟，二是小说最后，作为杀人犯藏身之处的“雅各岛”。第一处通过主人公奥立弗的视角描写。奥立弗从70英里以外的小镇逃往伦敦，走了七天的路程到达伦敦近郊的小镇，在那里遇见了“逮不着”，天黑时“逮不着”带着奥立弗越过关卡，进入了伦敦，他们穿越七拐八弯的街道，经过最肮脏最贫穷也是罪犯出没的区域，走到山脚下靠近田野的一所房屋。这是一所因为年深月久而被尘垢染黑、肮脏透顶的居所，从它的结构和装璜可以看出，在老犹太还未出世以前，这

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家的宅邸，曾经金碧辉煌，但不知什么原因变成了一所被废弃的老房子，由于无人照管尘垢厚积，满目凄凉，铁栅已经生锈，腐朽的窗板关得严严实实，到处是耗子洞、蜘蛛网，仅有的光线是从顶端的圆孔里溜进来的，屋里充满了奇怪的暗影，显得阴森可怖。<sup>⑫</sup>对无家可归的孤儿奥立弗来说，这个作为贼窝的废墟是他的栖息之所又是等待他堕落并毁灭的陷阱，就是在这里，教唆犯费根将多少无家可归的孤儿变成了罪犯并将他们送上了绞架。小说最后描写的，那个处在泰晤士河的一个水湾之中的“雅各岛”，是凶残的盗贼杀人犯的藏身之所。泰晤士河的支流过去是靠近水湾的人们的生命用水，也是磨坊的能源，曾经市面相当繁荣，但随着磨坊的废弃，大法官厅诉讼拉锯战的影响，雅各岛变成了十足的荒岛，到处显出破败相。令人作呕的污垢、垃圾、废物，触目惊心的贫穷，使这一带成为最肮脏、最邈远、最奇怪的地区。“房屋没有主人，有胆量的人便破门而入，据为己有；他们住在那里，死在那里。他们必定有重大的理由需要找个秘密的住处，或者真是穷得走投无路，否则不会到雅各岛来栖身”。<sup>⑬</sup>昔日的豪宅、繁华地变成了今日秘密的贼窟、藏污纳垢之所。狄更斯把这种变迁归因于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冲击和不良机构化的结果。

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把古老家族的衰落及其乡村、都市庄园产业的荒芜直接归因于大法官厅的故意拖沓、营私舞弊以及律师的冷酷和贪婪。他不厌其烦地描写那些变成断壁残垣的古老别墅及其所在大街的破烂不堪。大法官厅将古老家族的生命、美丽与财产一并消磨、毁灭，最终变成废旧物品收购店里的藏货。而整日呆在堆积如山的废纸堆中，靠经营大法官厅的废旧文件为生的克鲁克，似乎就是“法律界一个肮脏的

食客或是脱离了关系的亲戚”，四邻也将废旧物品收购店称为大法官厅，将克鲁克称为大法官。克鲁克也自认为和大法官半斤八两不相上下，都是在混乱中混饭吃。<sup>⑭</sup>狄更斯在小说中说：那些破败的房屋，坟墓里散发着毒素的死人和周围干着坏事的活人，都将成为可耻的证据，“向未来的年代说明，当年‘文明’和‘野蛮’，怎样牵着这个妄自尊大的岛国往前走”。<sup>⑮</sup>

狄更斯小说中所描写的废墟荒原，或者处于都市中的古老区域，或者在城乡结合部，是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明遭遇的结果，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政治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乡村自然的破坏与冲击。正如里查德·李翰所说：“狄更斯小说中叙述的闪光点，往往就是在水与土地交接的地方，或者是城与乡、过去与现在结合的地方。在城乡之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阴森的、荒僻的沼泽地的世界——一个水和泥泞的世界，房屋陷在污泥中，这里曾经是排水闸和磨房的世界，也是罪恶的藏身地。这种罪恶感先在于城市，与地方无关，是人性邪恶的表现。”<sup>⑯</sup>但是，人性的邪恶给地方上打上了烙印，人类的不良行为也通过空间得到了象征性的体现。小说中城乡结合的地方、河岸两边，也总是最肮脏最混乱无序、滋生罪犯、倾泄垃圾的地方。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维尔佛家居居住在伦敦北边郊区一片城郊的荒凉空地，与伦敦之间隔着一片田野和树林，人们在那儿烧砖瓦，熬骨油，拍地毯，丢破烂，狗在那儿打架，承包商把垃圾堆在那里。雷·维尔佛沿着这条路回家，看到砖窑的火光在浓雾中显出血红的斑点，不由得发出了“人世沧桑，变化莫测”的感叹。远离闹市区的河滨也是一派破败景象，修道院变成了警察分局，成为罪犯的关押地、女醉鬼的收容所和被谋杀者的停尸房。灵魂净化的地方被法律、机

构所代替，象征着法律取代信仰的所谓现代转变。在此，狄更斯提出了如何对待并利用传统的问题。

狄更斯把现代废墟与荒原归因于现代工业文明和腐败的都市政治，表现了他对工业文明的否定和对现代化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狄更斯是一个具有浓厚怀旧主义情绪和向往乡村牧歌情调的作家，他也不像巴尔扎克那样为一个失去的时代来唱挽歌。尽管狄更斯对古旧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对于历史、过去之遗迹的看法以及对传统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复杂的，他对传统的衰亡表现出怜悯和惋惜，但又表现了它的不合时宜和被抛弃、走向灭亡的必然。他小说中那些旧式人物有些是拯救者，有些则是保守、顽固、滑稽、乖僻的漫画人物。显然，他是典型的伦敦佬，属于中产阶级。正如奥威尔所说，狄更斯的理想生活仍然是中产阶级式的，他从来不写农业，“他对封建的、农业的过去是敌视的”，“他所追求的理想几乎是这种模样的东西：几万英镑，一幢爬满常春藤的老房子，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一窝小孩子，而不需要工作。一切都是安全、舒服、太平的，尤其是温馨的”。<sup>⑥</sup>小说中那些浓墨重彩描写的古旧街道、庄园、废墟所包涵的种种信息：被抛弃、荒废、封闭、保守、排外、神秘、幽暗、腐朽……的确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给小说增添了一抹浓厚的苍凉感，但它们毕竟又是丑陋的、怪诞的，没有生机，注定要灭亡的。小说《老古玩店》中那珍藏古旧试图留驻岁月的“老古玩店”以及那衰老的主人都无力抵抗都市罪恶的诱惑。黑暗、阴沉的古玩店坐落在惨淡阴郁、游手好闲者和醉鬼、罪犯出没的老街上，所有的收藏都是“憔悴的小老头儿从古老的教堂、坟墓和废宅中搜寻来的”——森然有鬼气的狰狞甲冑、木雕石刻上面歪斜苦笑着的面孔、斑斓的雕刻、奇

怪的家具和生了蛆虫的木器。小说中微弱的灯光、满头白发的老人、瘦削细弱命如游丝的女孩，在漆黑的夜里，老古玩店沉寂得像座坟墓。这个古旧珍奇的收容所，“似乎故意蜷伏在城市的特殊角落里，又嫉妒又怀疑地躲避大众的眼睛。”<sup>⑦</sup>然而，古玩店却成为高利贷者和恶讼师以及游手好闲的败家子觊觎的对象，就连老人也不能抵挡都市不劳而获的诱惑，误入赌窟，最终古玩店被恶棍们占有，主人逃离伦敦，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远大前程》更集中体现了狄更斯对传统、对古旧事物的态度。小说中，大都市对乡村庄园生活的影响是间接表现出来的，老小姐郝薇香的乖僻行为以及庄园荒芜的直接原因是她年轻时被伦敦大骗子所欺骗而致。作为一个被都市恶棍利用而后抛弃的女人，郝薇香的余生都在仇恨和报复欲中度过。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企图让时间停滞，但是岁月却使一切变得腐朽。古老的有着长长过道和走廊的庄园漆黑幽暗，摇曳的蜡烛显出鬼影幢幢，废弃的花园荒草丛生，一切都已经霉尘满布，锈迹斑斑，正在变成垃圾，而她的生命也逐渐干瘪，“枯槁得只剩皮包骨头，就像白苍苍的蜡人，代表着不知名的怪人的遗体，又像从教堂地下的墓穴里掘出来的骷髅。”<sup>⑧</sup>狄更斯通过郝薇香的典型形象，批判了那种极端对抗现在、拒绝外部世界，企图自我封闭、滞留于过去的古老庄园的生活形态。显然，弃妇郝薇香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她的生活方式和爱情观都是旧式的，她拒绝进入现代。但这个无生命的蜡人、骷髅却又在注视着这个世界，介入青年人的生活，将她的经验渗透到青年的心里。艾丝黛拉就是她的杰作，是郝薇香报复世界的工具，她将永远带着郝薇香的痕迹和烙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主人公皮普也同样受到了郝薇香的影响。如同狄更斯的许多小说一

样,《远大前程》通过老人与青年的关系,探讨了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错综复杂的关系。郝薇香与包围着她的一堆废旧古物、垃圾一同化为了灰烬,如同《荒凉山庄》中废旧物品店主人克鲁克自燃而死,象征着火化与净化重生的意义。艾丝黛拉继承了所有财产,变卖所有,只留下了那块地皮,她将在上面盖新的房子,开始新的生活。狄更斯试图表明:过去的事物必然消亡,就像庄园变成废墟、垃圾,最终被新房屋代替,但历史经验却无法消除,它变成了现代人感情和经验的一部分。狄更斯表现了旧的、传统的一切不可抵挡的衰亡命运,但他又让我们看到历史、传统以财产、遗迹的形式进入现实,参与现代的进程。因此,狄更斯所表现的现代绝非一个与历史完全断裂的时代,而是一个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代。过去、历史、传统这种抽象的存在通过老人、旧式人物、遗产、庄园、遗物与现代发生着关系。在他的小说中,年轻人总是受到父母或家族的潜在影响,或者得到意外的馈赠、援助,或者受到过去的拖累,正是这些帮助他们成为现在的样子,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梦想和恐惧。而所有这些都唤起读者对个人身世和个性之历史原因的探究。狄更斯不仅表现了传统的现代价值,而且认为传统、历史,如果不善加对待,就会变成废墟,变成罪犯的巢穴,使一代人的生活陷入废墟。

在最后一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描写了生活在废墟上的可怖图景。小说以垃圾堆作为主题意象,所有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与垃圾相关。垃圾作为文明最后的副产品,它的无处不在,把整个伦敦化为废墟,伦敦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和污染源,被大堆大堆的废弃物所玷污。灰色的商业区飞舞着尘土、废纸。记载着伦敦历史的泰晤士河变成了垃圾倾泄处,污泥浊水泛滥其中,尸首残骸漂浮其上,生命河变成了

死亡之流,厌倦生活者的归宿,罪犯销尸灭迹的场所,人世间一切罪恶的见证。河滨码头到处是变了色的钢材、腐烂的木头、绿莹莹的沉积物。都市的垃圾借着风力和水流向四处蔓延,而垃圾行业则将郊区变成了垃圾储藏地,庞大的垃圾堆积成垃圾山,使平地变成山丘。靠垃圾发了大财的垃圾包工头哈蒙,聚集了堆积如山的垃圾,他自己就住在一个垃圾堆成的峡谷里,那些属于他的所有山脉,“真像一座古老的火山一样,而它的地质结构全部都是垃圾。”<sup>②</sup>垃圾是哈蒙留给世界和后代的惟一遗产,他给女儿的陪嫁是很大的一堆垃圾,留给老佣人的是最低的一条垃圾山脉,留给儿子的全部遗产也是垃圾,他死后也将埋在垃圾山附近。他的一生和心灵都化为了垃圾。在作品中,垃圾不仅是财富的来源,而且是人活命的依靠。“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看门人和清洁工,把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废纸和垃圾扫进路旁的沟渠里,而另一些更加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人又把它们翻来翻去,佝偻着身子拨弄着,仔细搜寻着,想找出点能够卖钱的东西。”<sup>③</sup>小说开始,夜晚的泰晤士河上,肮脏、破烂的小船,面色苍白、惊恐不安的少女,首如飞蓬穿着破烂的白发老人,手持生锈的船篙,既不是在打鱼也不在做运输,而是搜寻着河面上漂浮的尸体及其残余物。女儿对父亲说,她恨这条河。父亲对女儿说:“好像你不是靠它过活似的!好像你吃的、喝的,不是靠这条河似的!”“你还在吃奶的时候,你烤的火就是从这条河上,从那些运煤船旁边拣来的。你睡觉的这个篮子,就是潮水冲上岸的。那把摇椅,我把篮子放在上面凑成一个摇篮的,就是我用人家船上漂下来的一块木头削成的。”<sup>④</sup>这部小说最终成为了狄更斯在人生与创作的最后阶段的表现资本主义后期文明的杰作。正如奥威尔所说,它是“一本用白痴般的意志把尸体的

力量发动起来扰乱活人的书”，<sup>②③</sup>它抒发了作者“晚年的思想感情，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他性格中的悲剧矛盾，并且发表了他对维多利亚时代功绩的看法”。<sup>④</sup>狄更斯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堆积如山的垃圾——非凡的失败，如果不铲除垃圾，就会将人们活埋”。<sup>⑤</sup>小说中，与垃圾相生相伴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死亡意象——尸体、墓场、棺材、人体标本室、谋杀、死亡的场面随处可见，死亡的阴影正在向上升起，墓场里的鬼魂仿佛都站了起来，就连码头和仓库墙壁上涂着的白底黑字，也好像“是死去的商号坟墓上的碑文”，“到处是一种举哀服丧的气氛”。<sup>⑥</sup>垃圾，作为那一时期伦敦的一道主宰性的景观，不仅反映了都市环境恶化和混乱的现实问题，而且象征着都市的腐败与人性的荒芜，表现了在经过巨大迅速的发展和人为消耗后，能源、生命力的枯竭。

然而，狄更斯并非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的世界里，罪恶与财富、卑贱与体面、衰老与青春、死亡与新生总是纠结在一起。他一方面表现了人类制造了垃圾，被垃圾围困并不得不靠垃圾生存的悲惨景象，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垃圾的转化与利用，探讨了化腐朽为神奇、从肮脏的财富中获取新生力量的问题。垃圾承包商哈蒙耻辱地死去了，但财产继承者鲍芬夫妇以及他的儿子小哈蒙却过上了体面、健康的生活。约翰·哈蒙“死而复活”的故事演绎了一个死亡与新生的寓言。

- ③④ 弗兰茨·梅林《查尔斯·狄更斯》，见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94页；第93页。
- ⑥ Philip Collins, *Dickens and the City*, in William Sharp and Leonard Wallock ed., *Visions of the Modern City: Essays in History, Art and Literature*, 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3.
- ⑦ 狄更斯《七街口》，见《狄更斯短篇小说选》，石定乐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 ⑨⑩⑪ 董乐山编《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75-277页；第283页；第245页。
- ⑫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 ⑬ 赫·皮尔逊《狄更斯传》，谢天振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
- ⑭⑮ 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第459页。
- ⑯⑰ 狄更斯《荒凉山庄》（上），黄邦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8页；第199页。
- ⑱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44.
- ⑲ 狄更斯《老古玩店》（上），许君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页。
- ⑳ 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 ㉑㉒㉓ 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上），智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3页；第576页；第9页；第248页。
- ㉔㉕ 爱德蒙·威尔逊《狄更斯：两个斯克路奇》，罗经国选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第155页。

[作者简介] 陈晓兰，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近期发表论文：《左拉小说中的巴黎生态及空间表现》，《大街和女人：中国现代派小说中的都市女人》，《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

责任编辑：冯季庆

① Sharon Marcus, *Apartment Stories: City and Home in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XI.

②⑤⑧ Margaret Drabble, *A Writer's Britain: Landscape in Litera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9, p. 6, p. 212, p. 213.